旁白:

炽热的阳光将玻璃照得滚烫，夏天的最后一波余威杀了个回马枪，今天万甄大楼内的空调又调成了十八度。

坐在风口底下的我瑟瑟发抖地翻出毛毯，把自己裹成一团，冰冷的手脚才渐渐回暖。

猫哥:

你这小鸟毯子也太可爱了，有没有链接，我想买一条。

李满满:

你看人家这个小鸟头上还顶着她的名字，肯定是定制款嘛。

你自己去鹅鹅购物上找个店定制不就行了，就写全世界最可爱的姜莱。

旁白:

那姜莱大概绝不会在公司用它……我刚想开口，就被郝帅抢了先。

郝帅:

加我一个，我也想搞一条，写啥好呢……地表最强腹肌，怎么样？

众人:

……

李满满:

我觉得地表最强显眼包更适合你。

旁白:

我和猫哥同时笑出了声。只有郝帅根本不在乎“显眼包”，他只着急没人注意到他的腹肌。

郝帅:

真的，我真练出来了，不信你们摸！

旁白:

他拉过满满和猫哥的手，摁在自己腹肌上。两人没料到他的这番操作，忙不迭地往后躲。

李满满:

地表哪配得上你，宇宙最强，你饶了我们吧。

旁白:

同事们散开来，我扭过头，肩膀处毛茸茸的小鸟正和我面面相觑。

满满没猜错，这确实是定制款。前阵子某个贵公子住进我家，乱用洗衣机，洗坏了我的一条毯子，信誓旦旦要赔我一条独一无二的。

过了好几天，他神神秘秘地拿了这一条来，郑重地把上面叫Charlie的小鸟介绍给我，说这样一来，我一看见毯子，肯定能想起他。

这一点，他倒是说对了。

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，和查理苏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停留在五分钟前。

查理苏消息:

今天好忙，没办法回来吃饭了。

我的消息:

OK！

查理苏消息:

未婚妻你怎么不问我去哪里吃，伤心了。

好吧，你不问，我也会告诉你，虽然我现在难过得话都说不清了。

是医院食堂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对我很放心？

旁白:

我被他逗笑了，这样的对话和原来没有分毫差别，就好像一周前那个兵荒马乱、数台手术同时进行的夜晚不曾存在过。

叶麟的心脏移植手术结束，查理苏昏迷般地靠着墙睡了三十分钟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唤醒他的时候，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

站是站起来了，他的意识却没多么清醒，眼睛都睁不开，摸索着拉住了我的手。

查理苏:

我想换衣服。

我:

嗯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
查理苏:

不要。我手麻，使不上力气。

旁白:

他嘟囔了一句，扎着我不肯松开。

我:

难道你想让我帮你换衣服啊？

查理苏:

你就当发发善心，帮帮你可怜的未婚夫吧。

或者趁人之危，趁火打劫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

我:

你才趁人之危呢，我品行可高尚了。

查理苏:

我们住一起这么久，你敢说我换衣服的时候没有偷看过？

我:

没有，绝对没有！

旁白:

那次在阳台偷看他的肌肉不算，谁叫他自己从浴室出来不穿上衣。嗯，就是这样。

查理苏:

不信。除非你陪我换衣服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定力。

旁白:

说话间稀里糊涂的，我就被他带进了无人的更衣室。

门刚关上，查理苏就毫不避讳地脱下了手术服，半明半暗的灯光照出他一身漂亮的线条。

我在一旁捂住了眼睛，衣服窸窸窣窣的摩擦，柜门打开的响动，耳边的声音被无限放大，时间变得很漫长。

我:

你好了没啊？

查理苏:

没办法，手麻呀，你可不能催我。

旁白:

我又等了好久，直到听到一阵由小变大的笑声。

拿下手，只见查理苏已经穿戴整齐，靠在柜门上，打了个哈欠，正看着我笑。

我:

你是不是早就换好了，故意让我等这么久？

查理苏:

还行，也就十分钟吧。

旁白:

我就知道！我想扑过去锤一下他的肩膀以示愤懑，却被他抱了个正着。

我:

你不是说手麻吗？又骗我。

查理苏:

哎呦，疼死我了，要未婚妻亲亲才会好。

我:

你再演！

旁白:

查理苏“从善如流”，走出更衣室，变本加厉地半拉半挂在我身上。我好不容易拖着他走到停车场，累的七荤八素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是不是在闹觉？

查理苏:

什么叫闹觉？

我:

就是小孩子困了，又不睡觉，吵着要别人陪他干着干那。

旁白:

他在我耳边轻轻笑了一声。

查理苏:

那你陪吗？

旁白:

温热的气息拂在我的脸上，我感到脚下有些软，反而被查理苏托起来，塞进了副驾驶。

他坐进驾驶座，正要凑过来帮我扣上安全带，动作却忽然停了。

查理苏:

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有事情忘做了？

我:

什么……

旁白:

他探过半个身体，盯着我的脸，停车场昏暗的灯光里，我瞥见他的耳廓似乎有些微红。

查理苏:

夸我啊。手术顺利完成，你未婚夫厉害不厉害？

我:

厉害！

查理苏:

怎么听着有点敷衍。

我:

哎，伤心了，我明明是很认真夸你的，可是未婚夫好像不领情。

旁白:

我模仿着他的语气，夸张地叹了口气，谁知他眼睛一亮。

查理苏:

你刚才叫我什么？

旁白:

什么？我一楞，这才发现自己说过头了，而查理苏已经露出了一脸得意的笑容。

查理苏:

我、听、到、了。

我:

你什么都没有听到！

查理苏:

唉，没想到啊，喊这么熟练私底下肯定练习过很多次吧。

我:

你污蔑我，我没有！

查理苏:

再叫一声我就开车。

旁白:

他完全屏蔽了我的狡辩，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。

选项光:叫

旁白:

我瞪着他，他无辜回望，我们僵持着，停车场偶尔有经过的人，向这辆迟迟不启动的车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十秒，二十秒……最后是我先让步，用手指戳戳他的胳膊，他摇摇头表示不接受。

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含糊地喊出了那个称呼。这下查理苏满意了。

查理苏:

坐稳了，今天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皇家般的享受。

旁白:

皇家般的享受……我对他的车技没有意见，但以他的运气，真的不会因为接连遇到红灯而急刹车吗？

选项夜:故意唱反调

旁白:

换衣服也好，现在也好，他老是逗我，也该我反击了。我向他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

我:

我没有听清楚，你大声一点。

查理苏:

再叫一声我就开车。

旁白:

我将手掌放在耳边，苦恼地摇了摇头，于是他又大声说了一遍，几次来回后，我终于忍不住笑出来。

查理苏靠在椅背上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查理苏:

现在解气了吗？

旁白:

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捉弄他？那还那么配合我，有种温暖的感觉从心底漫上来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

我正想着做些什么报答他一些，转脸便看到他充满期待的眼神。

……这人的另一面果然是得寸进尺。

分支结束

旁白:

车辆启动了，除了引擎声，车内有一瞬间的安静。

查理苏已经看向前方，留给我一个专注的侧脸。

我又想起刚才用天赋看到的他的梦。大火里两个一模一样的少年，哥哥将鞋子给了弟弟。

那梦里传递的情绪过于庞杂，我几乎分辨不清，怀念、恐惧、迷茫，还混杂着一丝尖锐的冷意，像是自责。

还有他说的那句话，“这次不能听你的”。

好像确实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夸夸他。我握住他搭在操纵杆上的手。

我:

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查医生，今天辛苦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看着我，不像他刚才表现出来的那样高兴，反倒有些怔忡。

查理苏:

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查医生呢？

旁白:

他的表情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。

我没有出声，耐心地等待着。

可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只是转过头，似乎在嘟囔着“算了，还是不谦虚了”之类的话。

我条件反射地拉住了他的手腕。

他有些疑惑似的，额发落下的影子不安分地摇晃。

我:

其实刚才……

旁白:

话断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。

查理苏:

刚才什么？

我:

其实刚才……其实刚才我想说，要不要我开车，你手术肯定很累吧。

旁白:

查理苏怔了一下，忽然俯下身抱了抱我。

查理苏:

真好，有你在身边。

坐稳了未婚妻。我们要启程了。

旁白:

车辆穿行在深夜的街道，城市的霓虹被夜色晕染得越发迷离，在那片朦胧里，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已经是新的一天，各种各样的事务扑面而来，穿越系列的新品，宣传方案，市场合作……

查理苏也依旧忙得要命，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几天却难见几面。

今早我迷迷糊糊中被他叫醒，说是要和我来个郑重的告别，他接到一个消息，要飞去国外一趟。

那天晚上的梦，还有双胞胎的事情，就这样被含混带了过去，我没有再得到提起的契机。

我叹了口气，拿起手机给身上的小鸟披毯拍了张照片，发给查理苏。

他应该在忙，没有像刚才一样第一时间回复。

大洋彼岸的研究所，清晨的阳光刚刚铺满窗棂，这个点钟的实验室一向繁忙而安静，今天却有些不同。

无人问津的实验服悬挂在更衣间，休息室里传来隐约的嘈杂声。

五彩丝带挂满了整个房间，查理苏站在数位研究员之间，打开手中的香槟，“嘭”的一声，喷薄而出的气泡浇了在场的人兜头满脸。

查理苏:

欢迎来到本世纪最大的庆功会！

旁白:

就在今天早上，实验室打来电话，告诉查理苏DEA解剂的研发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
研究员们等待已久，争相举起酒杯，与查理苏手中的酒瓶相碰。待他们四散开去，查理苏拉了拉被酒液浸透的领口，看向站在门边的老友。

查理苏:

克勒曼，你真该庆幸我今天穿了这件衬衫。

克勒曼:

为什么，这件衬衫有什么特别的吗？

查理苏:

不，它是我衣橱里最普通的一件衬衫。

旁白:

他转过头，看向窗户玻璃中的自己，感慨地叹了口气。

查理苏:

都穿成这样了还能这么帅。

我不是故意来夺人眼球的，原谅我。

旁白:

克勒曼像是早就习以为常。

克勒曼:

我知道。就算你熬几天夜，睡在地板上的时候都是最帅的。

查理苏:

连你都发现了？其实我今天本来打算低调的。

克勒曼:

你都抢着开香槟了还说要低调？

旁白:

查理苏无辜地耸了耸肩。

查理苏:

我那是活跃气氛懂不懂？

旁白:

这时，有研究员倒了两杯酒，过来要与他碰杯，他摆摆手。

查理苏:

我未婚妻管很严的，在外面绝对不喝酒，不然回去会跪搓衣板。

克勒曼:

你明明是不能喝酒。

旁白:

克勒曼边说边自饮了一口，一向沉着的脸上带着些许红胀和停不下来的笑意。

他们身边，这场庆功派对早就成为了一场狂欢，有人抱着吉他弹奏，有人用叉子酒瓶叮叮咚咚和声。

有人用荒腔走板的调子唱着《we are the champions》，还有人拉着路过的每一个人，要他们听一听，他为DEA解剂创作的最新诗篇。

克勒曼:

大家都很兴奋，迫不及待地做些什么来庆祝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微笑着，看着房间里的场景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，我也一样兴奋。

旁白:

他这样说的时候，瞳孔中跳动着明亮却沉静的火焰。

克勒曼熟悉他这副样子，从他们很久以前一起当医生时开始。大多数人完成一台大手术都会选择去放松，接着倒头大睡，而查理苏不同。

他会在彻夜狂欢后回到桌前，独自复盘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，成功的，失败的，第二天将成果贴在办公室里。

他们成功分离出DEA的成分，发现其副作用之后，也是如此。

查理苏自掏腰包，请研究员们带着家属去海滩度假。无懈可击的食物、美酒和风景，让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好的假期。

但他本人没有到场。直到所有人重新穿上实验服，回到实验室，才发现整个休息室的地板上、沙发上铺满了纸张。

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为了制做DEA解剂，数个基因靶位和数种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实验方法。

而查理苏用一张纸盖着脸，沉沉地睡在沙发角落唯一的空隙里，纸上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标出一句话。

——让我们开始改变世界。

克勒曼抿了一口香槟，看向房间正中央，查理苏已经迅速融入进狂欢的人群中。

他能够合上每一段音乐的节拍，跳出任何一种舞步，也能够将手中的可乐喝出痛饮美酒的架势。

然后正如他所料的那样，与大家都打过了招呼，查理苏回到这里。

房间里的声音很巧合地停在了某一个时刻，克勒曼与他相视而笑。

查理苏:

嗨完了吗？

现在我们该去看看它了。

旁白:

他们在浴室做了简单清理，去更衣室消毒，换上了工作服，进入了实验室。

运转不休的仪器上放置着一个小小的瓶子，里面的液体还带着微微的浑浊，这就是能够阻断DEA副作用的先导化合物溶剂。

在制做药剂的过程中，找出先导化合物是最为关键、也常常是最为困难的一步，克勒曼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，然而——

克勒曼:

按照你给出的步骤，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它。

查理苏:

Bravo！看来我的步骤里没有太多弯路。

克勒曼:

岂止是没有太多，是根本没有弯路。两个月，想想看吧。

DEA的结构是完美的，而你几乎没有差错地找到了它的命门。

就像是你创造的一样。

旁白:

克勒曼叹了口气，目光里带着敬佩，似乎又有些欣羡。

克勒曼:

Charlie，你真的是一个天才。

查理苏:

天才。

旁白:

查理苏轻声重复了一遍，后面却没有如以往一样跟着浮夸的自我赞扬。

甚至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无奈的表情。

查理苏:

克勒曼，刚才你的语气很像是我大学时的导师。

克勒曼:

导师？埃西诺医生吗？

查理苏:

不，是刚入学的时候，分配给新生的临时导师。

大一时我向他申请过，提早两年进入医院实习。

旁白:

大一新生、提早实习……这两个关键词让克勒曼想起，当年医学生之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。

有位刚入学的半年的医学院新生，异想天开地申请临床实习，那时候他连基础课程都还没上完，学校当然不会同意。

那位新生便将所有课程相关的书目找来，放在院长桌上，请他从众任意抽取一段，由他背诵，如果没有出错，就通过他的申请。

这个传说的结局众说纷纭，但克勒曼万万没有想到，主角就在自己身边。

克勒曼:

原来你就是那个新生……天呐，所以你最后背出抽查的段落了吗？

查理苏:

当然。无论他抽到哪一段，我都背得出。

没办法，谁让我当时想遵守规则呢。

旁白:

克勒曼暗自叹了口气，果然只是当时，后来的种种规则，谁也没他爱破坏。

查理苏:

但代价也很惨重，我半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后来去酒吧，酒保看见我，问我是谁。

旁白:

查理苏摇了摇头，似乎对那段经历心有余悸。

岂止是娱乐，恐怕是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。克勒曼记得学生时代那些厚厚的大部头，医学院是个尤其残酷的地方，哪怕认真按照课程安排学习，仍有许多人通不过考试。

克勒曼:

这就证明了你从那时候开始就——

查理苏:

证明了我从那时候开始，就不是什么天才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没有再去看克勒曼疑惑的表情。

操作台上的仪器还在继续运转，他俯下身仔细观察，发现液体的颜色比先前加深了一些，这意味着这种化合物还不够稳定。

除此之外，化合物筛选结束后，原本就还需要面对一系列问题，确定最佳药物分子模式、安全性评价、制剂工艺的优化……

他闭了下眼睛，有一瞬间，漆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银发的孩子的身影。

他们肩并肩坐在一个沙坑里，满身都沾了细沙，其中一个孩子手边放着一本厚厚的医学书，笑得很温和。

银发男孩:

啾啾，要不要猜一猜？我要几天才能把这本书全部背出来。

旁白:

被称为啾啾的孩子看了看书里的内容没发现没有几个认识的字眼，也只有他的兄长会喜欢看这样无趣的书了。

啾啾:

我觉得，几百天。

银发男孩:

我觉得是三天，要不要打个赌？

旁白:

男孩伸出小指，啾啾没有犹豫，应承下来。

画面定格在两个孩子拉钩的瞬间，查理苏睁开眼睛，克勒曼正无不担忧地看着他。

克勒曼:

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回光启去，要不现在休息一下？

查理苏:

不了，我把下一步方案写给你。

等大家醒了，就可以开始实验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看了一眼外面醉倒在地的研究员，笑了笑。曾几何时，他也羡慕过他们，能够按部就班地做事，能够安心自由地休息。

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接受了、也习惯了另一种生活。

作为查理苏，他的时间永远都不够。

可是——他打开和女孩的聊天记录，发现还没有回复她的消息，当即从飞行背包里翻出一条绒毯，这是和她那条配套定制的。

裹着毯子拍了张照，发现光线不算太好，甚至角落里还有一只醉汉的脚，查理苏换着角度拍了几次，这才挑出一张满意的发了过去。